

CAMBRIDGE

Fudan Translation Series



国外思潮译丛 · 聚焦当代哲学

译丛主编 黄颂杰 朱新民

Thomas Kuhn

托马斯·库恩

[美] 托马斯·尼科尔斯 编

魏洪钟 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CAMBRIDGE

Fudan Translation Series

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创新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成果



国外思潮译丛·聚焦当代哲学

译丛主编 黄颂杰 朱新民

Thomas Kuhn

托马斯·库恩

[美] 托马斯·尼科尔斯 编
魏洪钟 译

 復旦大學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托马斯·库恩/[美]尼科尔斯(Nickles, T.)编;魏洪钟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9
(聚焦当代哲学/黄颂杰、朱新民译丛主编)

书名原文: Thomas Kuhn

ISBN 978-7-309-09920-1

I. 托… II. ①尼…②魏… III. 库恩, T. S. -科学哲学-哲学思想-文集
IV. ①B712. 59-53②N0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0002 号

This is 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of the following title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omas Kuhn (edited by Thomas Nickles)

ISBN 978-0-521-79648-4

This book is in copyright. Subject to statutory exception and to the provision of relevant collective licensing agreements,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Fudan University Press Co., Ltd 2007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only. Unauthorised export of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a violation of the Copyright Ac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Fudan University Press Co., Ltd.

本书原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与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合作出版。此版本仅可在中国大陆销售。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07-848 号

托马斯·库恩

[美]尼科尔斯(Nickles, T.) 编 魏洪钟 译

责任编辑/陈 军 方尚苓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春秋印刷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0 字数 264 千

201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920-1/B·480

定价: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聚焦当代哲学”中译本前言

从二十世纪下半叶起,曾经占据现代西方哲学主流地位的分析哲学开始走向衰落。这是因为,除了在欧洲大陆出现了像福柯、德里达这样一批非分析派的哲学家之外,英语系国家也涌现出了反对分析哲学的哲学家。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编辑过一本颇有影响的推崇分析哲学的论丛《语言学转向》(1967年),而在1979年,他出版了《哲学和自然之镜》,这本书却沉重地打击了分析哲学。有些西方学者把这本书看作划时代的著作,认为从此以后,西方哲学步入了人们所谓的后现代时期。不过,事实上,西方后现代哲学仍然处在一个形成过程中,它的脉络尚不清楚,对于哲学爱好者来说,掌握它的要点乃是一种智慧上的挑战。虽然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的著作许多已经被译成中文出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哲学界已经深刻地研究和理解了他们的理论。

我们惊喜地发现,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从2002年起着手编辑出版一套“聚焦当代哲学”(Contemporary Philosophy in Focus)丛书,至今为止,已经出版了十一册。这套丛书的着重点是介绍、评论和批判当代英语系国家的哲学家,它囊括了当今公认的最著名的英语系国家的哲学家。剑桥大学出版社邀请了当今对这些哲学家深有研究的知名学者和大学教授撰写了各种研究性论文,把它们编辑成册,每一册仅仅专注于一位哲学家。我们在2007年把这套丛书推荐给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高若海总编。高先生对此很有兴趣,并向剑桥大学出版社购买了其中六册的中文简体字版的版权。它们是:《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

(*Alasdair MacIntyre*)、《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和《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这六位哲学家是我国学术界比较熟悉而影响也比较大的。罗蒂(1931—2007)是当代美国影响最广泛的哲学家之一,也是文化、文艺批评家,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两度来华,其中2005年暑假来我国进行了学术访问。麦金太尔(1929—)是当代美国最著名的伦理学家、政治哲学家之一。戴维森(1917—2003)是当代美国哲学家、语言哲学家,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诺齐克(1938—2002)是当代美国政治哲学家、社会哲学家、法哲学家。泰勒(1931—)是当代加拿大道德和政治哲学家、社会哲学家。库恩(1922—1997)是当代美国著名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这些思想家的著作已有许多中译本,而关于他们的评论性论著的中译本倒不多。

这套丛书选取的哲学家所涉及的学科领域比较广泛,他们不光是哲学家,也是其他学科领域的专家。除了哲学,还有政治学、法学、伦理学、文学、文艺批评、文化学、社会学、科学技术、逻辑学,等等。尽管这些哲学大师在许多领域内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这套丛书的每一册只聚焦于那位哲学家在某一个领域内最为独特的成就。它力图清晰地阐明这位哲学家所注重的哲学议题,以及他如何系统地论证自己对这些议题的回答,所以,读完一册之后,读者对于这位哲学家的独特性就会获得比较清楚而深刻的系统理解。毫无疑问,聚焦性是这套丛书的首要特点。《理查德·罗蒂》注重讨论罗蒂对西方现代认识论的批判,即对表象论和基础论的批评。《唐纳德·戴维森》着重阐述戴维森在语言哲学方面的研究,即他对真理论与意义理论的见解。《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专门探讨麦金太尔对伦理学的论述,即他对以美德为中心概念的伦理学的发挥。《查尔斯·泰勒》集中于泰勒对形而上学的新发展,即他试图在一种新的框架之内重新回答某些传统的哲学问题。《罗伯特·诺齐克》很自然地评述诺齐克的正义论,即他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正义理论。《托马斯·库恩》不容争议地评判了库恩在科学哲学上的独创,即他对科学革命的革命性解释。但是,着重于某位哲学家的某个领域和理论绝不是撇开其他领域和理论,因为这个聚焦不是孤立的狭隘的,而是以广泛的时

代和社会背景以及各个学科领域的现状为基础,在与当代各种学说、理论、观点的联系、碰撞、争论、交锋之中展开的。就是说,聚焦性是和全面性广泛性相结合的。因此,每读完一册就不仅能理解这位哲学家的独特性,而且能对这位哲学家有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读完这套丛书之后,就会对当代英美哲学具有一个广泛的了解。

还须指出,这套丛书并不是简单地介绍和一般地论述这些哲学家的学说,它还从各种角度批判了这些学说。论文的作者在对这些哲学家表示赞同和颂扬的同时,也不乏批评和诘难。有些作者还提出了非常尖锐的反证和驳斥。从而,通过阅读这套丛书,读者会更深刻地意识到,当代西方哲学是一种极具争议的思想潮流,后现代哲学有待于进一步的修改和发展。这套丛书的批判性或多或少为这方面的努力指出了一些可探索的方向。

这套丛书的另一个长处乃是它的可读性。由于上述那些哲学大师力图创建与众不同的观点和理论,他们往往使用了一些新的词汇和概念。另外,他们所批判的对象都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哲学理论,因此他们的论证不得不变得十分的复杂和难以理解。这套丛书的大部分论文都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阐明各种观点和论证。所以,对于哲学专业和非哲学专业的学者来说,它是一套上乘的参考书。就一般的哲学爱好者和知识分子而言,它乃是一部入门的教科书。

本丛书的译者都是哲学专业的教师和博士生,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反复地讨论和校对,力图忠实于原著,并且,力求译文的流畅。尽管如此,受制于水平等多种原因,错误还是难免。衷心欢迎各位专家和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是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创新基地和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共同努力的成果。感谢创新基地和研究中心对翻译这套丛书提供的支持和帮助。希望这套丛书有助于基地和中心的科研工作。这套丛书也是黄颂杰的科研项目(“实践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05JJD710125)在进行过程中取得的成果,该项目归属于上述研究中心。

黄颂杰 朱新民

作者简介

汉妮·安德生(Hanne Andersen)是哥本哈根大学医学哲学和临床理论系的助理教授。她以前曾经担任丹麦国家科学和医学史博物馆馆长。她最近发表了几篇有关库恩和分类方法的文章,并出版了专著《论库恩》(Wadsworth, 2001)。在库恩去世前不久,她曾经拜访过库恩,并就库恩的著作(包括早期的和晚期的)和库恩本人进行过广泛的讨论。

IX

彼得·巴克尔(Peter Barker)是俄克拉荷马大学的科学史教授。他学术兴趣广泛,包括19和20世纪物理学中的科学革命的历史和历史编纂、心理学和科学哲学。他曾经参与翻译和编辑(和Roger Ariew合作)《皮埃尔·迪昂: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论文集》一书(Hackett, 1995)并在所述领域发表了许多文章。

巴瑞·巴恩斯(Barry Barnes)是科学社会学的爱丁堡学派成员之一,他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科学社会学的强纲领,此后他一直是科学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他现在是埃克塞特大学社会学教授。他撰写和编辑了大量著作,其中包括《库恩和社会科学》(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关于科学》(Blackwell, 1985)、《权力的性质》(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科学知识:一个社会学的分析》(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和《理解行为:社会理论和负责任的行为》(Sage, 2000)。

陈向(Xiang Chen)是加利福尼亚路德大学(California Lutheran University)的副教授。他著有《工具传统和光学理论:光学革命中的工具运用》(Kluwer, 2000)并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库恩的文章,包括“托马斯·库恩的最新的不可通约性概念”(Journal for Gener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97)。

X **迈克尔·弗里德曼**(Michael Friedman)是印第安纳大学 Ruth N. Halls 艺术与人文学科教授,斯坦福大学 Frederick P. Rehms Family 人文教授。他的著作有《空间—时间理论的基础》(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该书曾获马切特奖和拉卡托斯奖的科学哲学奖)、《康德和精确科学》(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重新思考逻辑实证主义》(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方法的分歧》(Open Court, 2000)和《理性动力学》(Stanford University, CSLI, 2001)。他曾任美国科学哲学学会主席和美国哲学学会中部分会的主席。他是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院士。

理查德·E·格兰地(Richard E. Grandy)是莱斯大学 Carolyn and Fred McManis 哲学和认知科学教授,他著有《应用高级逻辑》(Reidel, 1977),主编和合作主编了《科学的理论与观察》(Prentice-Hall, 1973)、《科学哲学读本》(Prentice-Hall, 1989)和《理性的哲学基础:目的、范畴和目标》(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格兰地在科学哲学、语言哲学、逻辑、形而上学和认知科学方面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他当前正在撰写一本书,暂名为《信息、语义学和本体论:认知科学的某些哲学启发》。

加里·古廷(Gary Gutting)是圣母大学的哲学教授。他的著作有《宗教信仰和宗教怀疑论》(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2)、《福柯的科学知识考古学》(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实用的自由主义和现代性批判》(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和《二十世纪的法国哲学》(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他还主编了《范式和革命:托马斯·库恩的科学哲学的应用和评价》(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0)和《剑桥福柯指南》(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古廷曾任《美国哲学季刊》编辑。

海伦·E·朗基诺(Helen E. Longino)是明尼苏达大学的哲学和妇女研究方面的教授。她著有《作为社会知识的科学》(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并发表了许多科学哲学和女性主义哲学方面的文章。她曾合作主编了《女性主义和科学》(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性别和科学权威》(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和《奥西里斯(第12卷):如

女、性别和科学》(History of Science Society)。她还是许多编辑委员会的成员,包括《科学哲学》和《科学新视野》等学术刊物。她最近出版的著作有《知识的命运》(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南希·J·纳西希安(Nancy J. Nersessian)是乔治亚理工学院认知科学教授和认知科学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科学概念革新的特性和过程上,特别是模型推理在概念中的作用。她出版了许多科学哲学和科学史方面的专著,其中有《从法拉第到爱因斯坦:建构科学理论的意义》(Nijhoff, 1984)。她还主编了《科学的过程》(Nijhoff, 1987),合作主编了《科学发现中的模型推理》(Kluwer, 1999)。她也是克鲁沃(Kluwer)出版社出版的《科学和哲学》丛书的主编。她目前刚完成一本著作,暂名为《创造科学:概念转变的认知的和历史的路向》。

XI

托马斯·尼科尔斯(Thomas Nickles)是内华达大学里诺分校的哲学基金教授和系主任。他曾主编《科学发现,逻辑和理性》和《科学发现:案例研究》(Both Reidel, 1980),并合作主编了1982年的《科学哲学协会年鉴》(PSA)。他发表了大量文章,主要讨论科学解释、理论和问题还原、解难题以及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关系。他目前致力于研究通过进化的计算来解难题和科学方法思想的历史和哲学。

约瑟夫·劳斯(Joseph Rouse)是卫斯理大学的科学哲学教授和社会中的科学项目的负责人。他已发表大量文章,并著有《从事科学:如何从哲学角度理解科学实践》(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和《知识和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他的近著有《科学实践的重要性:重申哲学自然主义》(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约翰·沃勒尔(John Worrall)是伦敦经济学院的科学哲学教授和该学院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中心负责人之一。他曾在1974年到1983年任《英国科学哲学学报》的主编,并且是拉卡托斯(Imre Lakatos)遗著的执行主编。他在科学哲学和19世纪物理学史和物理哲学方面发表了大量文章。沃勒尔刚刚完成一本著作,名为《革命中的理性:科学中的理论—变化研究》。他最近在致力于医学方法论的课题研究。

序

XIII

本书中每一篇文章都是专门为本书撰写的。虽然本书主要面向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读者,但为了吸引本领域研究者,每一位作者在介绍库恩著作的某个方面或者某几个方面时,都尽力做到充分、翔实。本书不仅是对库恩著作的回顾,而且也向前看,着眼于科学哲学、认识论、科学的社会研究,特别是认知科学目前的发展。由于篇幅所限,我们集中介绍库恩作为科学哲学家的一面而不是他作为历史学家的一面,我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库恩和认知科学的关系上,而不是他和科学的社会研究关系上。

本书的计划首先是由剑桥大学出版社(纽约)的人文学科出版主管特里·摩尔(Terry Moore)构想的。他建议及时推出《聚焦当代哲学丛书》,本书就是该丛书第一批书目中的一本。我感谢他对本书撰写风格的指导。感谢责任编辑路易斯·卡拉布罗(Louise Calabro)和海伦·格林伯格(Helen Greenberg),他们确定了本书最终形式。感谢我的妻子盖伊·麦克考伦-尼科尔斯(Gaye McCollum-Nickles)博士,她对我为本书撰写的文章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要确定本书应由哪些作者撰写是非常困难而且有点武断的。考虑到本书的篇幅和研究库恩著作视角的更为广泛的多样性,好几位杰出的库恩研究者和批评家都被忍痛割爱。当然,我很高兴有那么多作者和我一起参与了这个计划,也真诚地希望你,本书的读者,能和我一样发现书中的精彩。

托马斯·尼科尔斯
内华达大学(里诺分校)哲学系

目 录

作者简介	1
序	1
导言	1
第一章 库恩和逻辑经验主义	迈克尔·弗里德曼 / 22
第二章 托马斯·库恩和法国科学哲学	加里·古廷 / 49
第三章 常规科学和教条主义,范式和进步:库恩“对”波普尔、 拉卡托斯	约翰·沃勒尔 / 70
第四章 库恩的科学实践的哲学	约瑟夫·劳斯 / 108
第五章 托马斯·库恩和科学中的社会秩序问题	巴瑞·巴恩斯 / 129
第六章 常规科学:从逻辑到基于案例和基于模型的推理	托马斯·尼科尔斯 / 150
第七章 库恩、概念变化和认知科学	南希·J·纳西希安 / 190
第八章 库恩论概念和分类	彼得·巴克尔、陈向、汉妮·安德生 / 225
第九章 库恩的世界变化	理查德·E·格兰地 / 262
第十章 《科学革命的结构》与科学中的女性主义革命	海伦·E·朗基诺 / 279
部分英文参考文献	301

导 言

托马斯·尼科尔斯

无论是赞成库恩者、反对库恩者，还是持中立态度者，没有人能否认，在许多学术领域、甚至在政坛和商界的许多关于科学、文化和策略的争论中，库恩的作品已经成了众所瞩目的焦点。库恩在 1962 年首次出版、1970 年修订扩充的影响广泛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更是如此。到目前为止，这本书已有了 24 种语言的版本，总销售超百万册，这个数字对于讨论抽象的哲学话题的学术著作而言，几乎是闻所未闻。对库恩著作的广泛接受（这令库恩本人也大吃一惊）使得“范式”、“范式转变”和“范式转换”等术语家喻户晓，甚至充斥于广告口号、公司会议室和华盛顿的官腔之中。尽管不同的人 and 群体（每人根据自己的能力和需要）对这本书的读法和使用（或者说滥用！）大相径庭，库恩的著作在这些时间片断里，成了共同的参考点。它促进了跨领域的讨论，这是此书的一大优点。

当库恩开始撰写这本著作时，科学哲学、特别是英美的科学哲学，主要为逻辑实证主义者（鲁道夫·卡尔纳普、汉斯·赖欣巴哈、卡尔·亨佩尔等人）和卡尔·波普尔及其追随者所垄断。在《科学革命的结构》（后面简称为《结构》）一书中，库恩给了我们一幅全然不同的科学图景。^① 库恩认为有

^① 要详细了解对实证主义者和（在某种程度上的）波普尔及其批评者（包括库恩）的“接受的观点”的解释，参看 Suppe(1974)。对库恩发展的权威的学术解释是何尼根-徐能的著作 (Hoyningen-Huene 1993)，该书是与库恩本人密切商讨后推敲而成的。

两种成熟的物理科学，“常规科学”和“非常规科学”（或者说“革命的科学”）。在某个科学领域，漫长时期的保守的、囿于传统的常规科学会被偶尔的危机以及更少见的革命所打断。常规科学是由一种范式高度规制的工作。它旨在扩展和阐释范式而不是检验它，因为范式规定了某个领域及研究者的研究传统和科学生活。常规研究旨在试图通过把研究中的难题及其解答纳入以前已获得的范例式的难题解决模式中，从而解答它们。好的科学的界线不是由诸如波普尔的可证伪性、实证主义的意义条件、甚至该领域特有的负荷内容的规则来确定的，而是由研究者如何认识和应用（如库恩所说的）“范例”来确定的。事实上，根本没有一整套指导研究的规则那种意义上的科学方法。令人惊讶的是，库恩的常规科学并不致力于本质上的创新。因此，从这方面看，常规科学是收敛的而不是发散的。然而，由于常规科学把注意力集中在深奥的细节上，使得常规研究几乎不可避免地最终会发现起支配作用的范式所面临的困难。如果这些困难持续存在并且变得更加严重，危机就会接踵而来。

在危机时期，通常保守的约束稍有放松，真正创新的思想与实践就会作为重要的替代者出现。以往常规科学家对付危机的反复失败，伴随着有希望的新方法的出现，可能会引发一场革命。通常发生在科学革命的最终阶段的情况是主要由倡导新范式的年轻研究者组成的群体成功地排除了旧范式及其支持者，然后着重写了该领域的历史，以便让他们的新范式看上去像是该领域进步发展中的最后阶段。

显然，范式的改变用理性的传统规则来看并不是个合理的过程。因为在科学革命中，常规的决定模式不再适用。对于共同的范例及其意义已不再有普遍的认同。此外，库恩还认为，逻辑的和经验的数据本身远不足以解决范式的争论。确实，关于研究的难题、标准和目标常常有不同的看法，两个范式的语汇也难以比较。因此两个竞争的范式是“不可通约的”，大致上说，它们不能用相同的标准进行衡量。然而，根据库恩自己的观点，范式的决定不一定是非理性的。但在《结构》一书更为激进的段落中，他谈到范式的转变类似于视觉上的格式塔转换、宗

教上的信仰改变和政治上的革命,这些比喻他后来都不再说了。在《结构》中(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库恩极力想阐明这个主张,即在相互竞争的范式下工作的科学家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因此他的这一结论有待发现:说一次范式的转变使得某个科学的领域更加接近那个完全确定的真实世界的真理,是毫无意义的。

虽然常规科学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积累性的,但是根据库恩的解释,科学在漫长的迈向真理的过程中,在总体上既不积累经验事实也不积累理论;因为革命会破坏大量的事实,会摧毁与那些事实相关的观察语汇以及既有的理论和研究。革命成功地把科学推向不同的方向。在《结构》的结尾处,库恩把这一过程比作生物学的物种形成过程。正像生物进化一样,说科学的总进程有着预定的发展目标是没有意义的,尽管我们还是可以追溯科学发展在历史上的亲缘关系,观察科学发展在历史上的显著变化,如日益增长的专门化、后来的科学相对先前的更为精确等。因此库恩力图糅合这两个重大的隐喻:科学既是进化的,也是革命的。

在这个关于《结构》的概要中所有关键的术语都是有疑问的,它们都会后面的论文中加以讨论,某些会得到更加详细的说明。库恩本人在1970年版的《结构》中添加了“后记”。在那篇“后记”中,他对高度含糊的范式概念作了某些澄清,更加充分地解释了他的“不同的世界”的观点,并且针对某些突出的批评为自己做了辩护。库恩告诉我们,范式原来的含义是一个“范例”,也就是说,一个可仿效的历史上解决难题的方案,一个可以作为进一步工作的模型的成就。但是他允许在更宽泛、更全球化和更多社会性的意义上来使用“范式”,在此他给这种意义上的“范式”贴上了“学科模板”(disciplinary matrix)的标签(不过这一术语他在后来很少使用)。学科模板由共同构成某一具体研究领域和研究群体的特点的四项内容组成:(1)像牛顿定理那样的象征性的概括;(2)关于假定世界真正是什么样的形而上学的模型(例如,气体包括无数的弹性球似的弹性分子的无规则运动);(3)价值观和标准;(4)范例。

早期的批评者,如伊士列尔·谢富勒(Iseael Scheffler)(1967),指责库恩为激进的非理性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相对主义者和非现实主义者,因为他否认科学给予我们关于实在的客观性真理,甚至在知觉—现象的层面上。时间上较近的批评者,如阿兰·索卡尔和尚·布里克蒙(Alan Sokal and Jean Bricmont)(1998, chap. 4),把库恩看成后现代相对主义者和在总体上用文化理论来认识科学的主要发起者——从而也是所谓的“科学战争”的煽动者。^① 其他批评者把库恩看成在许多重要方面上的认识上的保守主义者。根据他们的解释,库恩在关键问题上(无论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和逻辑经验主义者差别非常小,特别是关于语言和意义的假定上。达德利·夏佩尔(Dudley Shapere)对《结构》的评论就是这种观点的早期例子。^② 在斯蒂夫·富勒(Steve Fuller)(2000)看来,库恩的思想在政治上也是保守的和精英主义的,由于它影响巨大,以致在某种程度上,它破坏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发展更为民主的科学战略的努力。

库恩是后现代的吗?

4 由于库恩和后现代文化研究的关系是许多读者感兴趣的话题,在此我就那个关系说几句提示的话。^③ 对“为什么认为库恩是后现代的?”这个问题的一个讽刺的回答是,他是如此难以被分类。你简直无法在你知识定位的蝴蝶标本册中确定库恩的位置。更为认真地说,后现代

① 要了解著名的“科学大战”对后库恩的科学研究的某些回应,包括科学社会学和女性主义的科学哲学,请参看 Gross and Levitt (1994), Gross, Levitt and Lewis (1996), Sokal and Bricmont (1998), 以及 Koertge (1998)。Sardar (2000)的著作是从社会建构主义的立场对这些问题的介绍,该书列举了许多建构主义的参考书目。也可参看专业期刊《社会文本》(Spring-Summer 1996)和《科学的社会研究》总第 29 期(1998)第2 期。

② 这些评论和相关论文,如“意义和科学变化”,重印后收入 Shappere (1984)著作中。Larry Laudan (1996 等)是另一位把库恩的某些困难置入语言学假设中的学者,他声称那些假设来自实证主义者。还可参看迈克尔·弗里德曼在本书中的论文。

③ 我用互联网浏览器搜索“库恩+后现代”,得到了 4 000 多条目。

到底准确地是后“什么”？人们通常所说的“现代”，其共同含义是什么？简单的回答是，至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指向。

在哲学中，现代时期大致是从1600年到1800年^①，即以培根和笛卡尔为一端，以康德为另一端。它包括启蒙运动及后康德思想家，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卡尔·波普尔及其追随者们继续使用启蒙的概念和观点。正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认识论或者知识论替代了形而上学成为“第一哲学”，理由是，在我们能够说世界真正是什么样的之前，我们必须批判地审察知识本身的性质和局限。根据现代哲学家及许多继承者的观点，知识就是个人拥有对世界正确的精神表象（例如，观点、概念和理论），那些表象遵从某些规则或规律（如联想）。许多现代哲学家相信，存在科学的方法，对那些方法的发现解释了17世纪科学革命以及后来的进步，并且实际上保证了进一步的科学发展——以及此后伴随着科学消除愚昧和民间传统迷信的社会进步。

一个非常显著的发展是在文学、音乐、绘画和建筑等方面的现代主义。这是一个多方面的国际前卫运动，发生在康德时代后一个世纪，大致从纳粹时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个意义上的现代主义仍然非常多样，难以简单描述。但是它的特点是自由地试验其他（非传统的）形式（的确，有意地突破传统以及传统带来的约束）——然而有时也会以僭越艺术、性别和文化界限的方式无耻地乱用传统的材料，渴望创建一个不是由过去来决定的未来。现代主义的突出例子有意识流小说、包豪斯建筑、无调性音乐和立体主义绘画。由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第二种含义上）就其真正本性而言并不承认精确的定义，还由于它们在不同的艺术群体中有不同的含义，人们把现代主义看成一时的流派是比较可靠的（但不是绝对可靠的），这种努力在此显然是不恰当的。

5

库恩著作中的某些倾向在“后现代”的两种意义上都是后现代的，

^① modern 可译为“近代的”或“现代的”，1600年到1800年这个时期按照中国人习惯译法属于近代。但是上文从后现代联系起来，在此译为现代。——译者注

但是其他倾向在任何意义上说也都不是后现代的。因为相对艺术而言,库恩更关心哲学的传统,我将在下文中把自己限定在后现代主义争论的这个维度上。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1984, p. xxiv)把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库恩是以挑战现代科学的主流叙事而著称的,这种叙事已经成了启蒙的一部分。^①这是一个关于人类朝着有关世界的终极真理迈进,从而从无知以及由无知产生的社会问题中解放出来的宏大的故事。这个进步是由我们最聪明的公民们热情地研究自然界的努力工作而达到的。在某些方面,这种进步是对宏大的犹太教与基督教所共有的堕落与救赎的宗教叙事的补充或者某种世俗意义上的对应物。

众所周知,库恩否定了把科学历史说成是直线的、持续的、积累的、统一的说法。与此相反,科学(或者毋宁说是科学的历史延续)像其他文化事业一样,受到不连续、不可通约性和不统一的困扰;它的产物既有被发现的,又有被建构的和被发明的。就这一方面而言,库恩偏离了启蒙的思想。科学史既没有提供实在的主要文本,也没有理由认为存在一种有关自然的优势语言。在某些段落中,库恩指出,与其说科学是自证合理的事业,不如说科学是一组多样化的相互交叠的可选择的生活形式。在解构深奥的现代主义关于科学特性的神话的同时,库恩无意识地打开了攻击科学本身的大门。

库恩的思想从几个方面挑战了传统的认识论。显然,他的“历史的康德主义的”相对主义和他对强实在论和科学中传统的真理、理性、客观性和证实等概念的拒斥是相关的。库恩摒弃了所有想把知识建立在永恒基础上的努力。他驳斥了传统的理性主义和传统的经验主义,包括后者的中立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的严格区分。在经验和思想中没有

^① 布鲁诺·拉图尔(Latour 1993)把现代说成三个方面的虚假联合:自然的统治、人类的解放、自然和社会的严格分离。还可参看 Rouse (1996)。当然,学者们并未一致同意这样的描述。